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二十

起元符五年盡元
封元年凡九年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下

元符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坐盜孝景園塋地葬其中當
下吏自殺有司言三銖錢輕易作姦詐乃請鑄五銖錢周郭其
質令不可得摩取銖于是詔罷三銖錢更鑄五銖錢補註自是五
銖錢歷宣元
成哀平五世無所變改自是年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
萬餘云考異曰漢書食貨志前以銷半兩錢鑄三銖錢明年以三
銖錢更鑄五銖錢武帝元符五
年乃云罷半兩錢行五銖錢誤也
是時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

以爲淮陽楚地之郊

師古曰郊謂交迫衝要之處

乃召拜汲黯爲淮陽太守黯

伏謝不受印詔數楨子然後奉詔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

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之心全病力不能

任郡事

補正狗馬之心謂報主之心也史記舞之心今三字今依漢書補之

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闈

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願淮陽吏民

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

師古曰徒何也重威重也

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

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御史大夫湯智足以拒諫

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辨數之辭非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

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舉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

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

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及湯敗上抵息罪使黯以諸侯相秩

居淮陽

如前日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千四百

四十

石耳 黜治淮陽如治東海不壞一鍾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

政清

詔徙姦猾吏民於邊

夏四月乙卯以太子少傅武彊侯

莊青翟爲丞相

武彊侯莊不議高祖功臣青翟其孫也班志武彊縣屬廣川唐冀州武彊縣是也

天子

病鼎湖甚

晉灼曰黃圖鼎湖宮名在京兆班志湖本在京兆後分屬宏農案隱曰昔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湖日鼎湖即

今之湖

城縣也 巫醫無所不致不愈初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

下之

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名晉灼曰地運志游水水名在臨淮師古曰游水姓也發根名也蓋因水爲姓也本當遇病而

神下之故爲巫

也下降附也 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

子無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

假酒壽宮

帝置壽宮以奉神君臣曠曰壽宮奉神之宮也楚辭日

里長安

故城中 神君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則風肅

然居室帷中神君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
關飲食所欲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
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孟康曰策畫之法也其所語世俗之
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時上卒起幸
甘泉過右內史界中道多不治上怒曰義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
平衡之

甲元狩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 上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

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

縱肆也

可告緡徧天下中

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少反者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卽治
郡國緡錢得民財物奴婢以億萬計田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
以上皆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產業

媮音偷苟且也

內史義縱以爲此亂

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以縱爲廢格沮事棄縱市格音郎

中令李敢怨大將軍之恨其父恨其父者謂令其父恨恨自殺也乃擊傷大將軍

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師古曰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曰上也至甘泉宮

獵票騎將軍去病射殺敢考異曰史記封禪書云明年天子病鼎湖甚病愈幸甘泉大赦莫知其爲何年

本紀皆無其事獨義縱傳有之按漢書石官公卿表義縱李敢死皆在今年政仲云從上雍至甘泉宮雍蓋衍字也平準書云自造

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按武紀元狩四年造白金元鼎元年赦首尾四年若今年更有赦則四年再赦與平準書不合今從百官表

去病時方貴幸上爲諱云鹿觸殺之敢有男禹亦有勇尙氣嘗與

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懸下圈中

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劔斫絕纜欲刺虎上壯之遂救

止焉 夏四月乙巳朔立皇子閔爲齊王巨爲燕王胥爲廣陵王

初作誥策師古曰於廟中策命之服虔曰誥敎王如尙書請誥李奇曰今敕封拜詔王策文起於此毛晃曰漢制天子之

策長二尺釋名曰策書教令於上所以驅策於下也

策齊王曰於呼小子閱受茲青社念哉

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

悉爾心允執其中厥有慝不臧

慝與慝同

乃凶于而國害于而躬策燕

王旦曰於呼小子且受茲元社悉爾心毋作怨毋肥德

肥音匪

毋乃

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策廣陵王曰於呼小子晉受茲赤社古人

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

以政於呼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維法

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吏

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殺

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

大抵者總天下大勢而言之也無慮者言不須計慮也大抵無慮四字總是大槩算來之意

犯者眾吏不能盡

誅六月詔曰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奸農傷末而眾又禁兼并之塗故改幣以約之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

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擣虔吏因乘勢以

侵蒸庶邪擗音岐與矯同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六人循

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論三老孝弟以為

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

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無位及冤失職奸猾為害野荒

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秋九月冠

軍景桓侯霍去病薨天子甚悼之為家像祈連山初霍仲孺吏畢

歸家霍仲孺本河東平陽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孺少兒私通而生去病吏畢言為吏畢免歸家也娶婦生子

光因絕不相聞去病既壯大乃自知父為霍仲孺未及求問會為

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仲孺仲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仲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節孺買田宅奴婢而去及還因將光西至長安任以爲郎稍遷至奉車都尉任保任也希置奉車都尉掌御藥輿車佚比二千石光祿大夫是歲

大農令顏異誅

考異曰徐廣註史記不準書云異誅在元狩四年壬戌歲廣兄漢書百官公卿表其年註云大農令

顏異二年坐腹非誅不思有二年字致此誤也初異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旣造

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以皮薦反四

十萬

時王侯朝賀以皮幣薦璧故曰皮薦

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卻

及人有告異以它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屑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

之後有腹誅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取容矣

五元鼎元年

應劭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考異曰漢書武紀此年云得鼎汾水上漢紀云六月得寶鼎于河東汾水上

吾邱壽王對云云按封禪書樂大封樂通侯之歲其夏六月汾陰巫錦爲民祀魏雁后土營旁得鼎詔曰聞者遷祭后土云云武紀

元鼎四年十月幸汾陰十一月立后土祠於汾陰雁上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禮樂志又云元鼎五年得寶鼎原澤侯表元鼎四年

四月乙巳樂大封侯然則得鼎應在四年蓋武紀因今年改元而誤增此得鼎一事耳非陳曾得鼎於汾水上也封禪書天子封秦

山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然則元鼎年號亦如建元元光皆後來追改之耳○雁自誰 夏五

月赦天下

濟東王彭離驕悍

彭離衆孝王子

昏莫與其奴亡命少年數

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坐廢徙上庸

班志上庸縣屬漢中郡

丙元鼎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

班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卻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成帝

食台置監南

卷二十一

漢紀十二

五

思通樓

後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爲大司空置長史而中丞官職如故哀
帝建平二年復爲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又爲大司空而中丞出外
爲御史臺主歷漢東京至魏晉以下皆然

湯所厚吏嘗謁居陰使人上變告文姦事事

下湯治論殺之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變事蹤迹安起湯佯驚曰

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湯親爲之摩足趙王素怨湯上書告湯

大臣乃與更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

繫導官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無獄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此署繫之非本獄所湯亦治他囚道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佯

也班表導官屬少府 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其變告李文事

下減宣減宣人姓名宣嘗與湯有卻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

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也埋錢於園丞相青翟朝與湯

約俱謝至前湯以丞相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上使御史

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

欲以見知故縱之罪丞相

丞相患之丞相長

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故九卿二千石

朱買臣嘗爲主爵都尉王朝至右內史邊通至濟南

相仕宦絕在湯前湯數行丞相事知三長史素貴故陵折丞史遇

之三長史皆怨恨欲死之

欲以死發湯之姦也

乃與丞相謀使吏捕案賈人

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

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

之者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滅宜亦奏謁居等事天子以湯懷

詐面欺使使入鞫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于是使趙禹責湯

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

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簿爲湯乃爲誓

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

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

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十二月壬辰

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春起柏梁臺

附錄漢武故事云柏梁之作以處神君也神君者長陵女

下也嫁爲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悼痛之亦死遂見靈於先後宛若宛若祀之其室說人家小事有驗上聞之延入宮中祭之但聞其言不見其形至是求出乃營是臺以處之初翟去病微時自請於神君神君乃見其形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可遂不復往神君慙乃去○先後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者妯娌之別稱

人掌以承露和王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修自此日盛

臺在西安府城西北一十四里未央宮北關內武帝以香柏爲之嘗召羣臣能爲七言者乃得上坐 二月以太子

太傅趙周爲丞相 三月辛亥以太子太傅石慶爲御史大夫

大雨雪 夏大水關東餓死者以千數 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

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爲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

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

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

有振救饑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是歲孔僅爲大農令而桑宏

羊爲大農中丞

班表大農有兩丞元狩四年以東郭咸陽及孔僅爲之今置中丞其位常在兩丞上稍置均

輸以通貨物

杜佑曰漢武帝置均輸謂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

便而官有利輸往輸而謂之均者謂均其道里遠近之勢與費也勞是功費是裹足如某處到某處用力當幾何裹足當幾何也

先是郡國鑄錢民多姦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側一

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

賦與官用是兩項事賦是取之于民者用是用于民者白金稍

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其後二歲赤側

錢亦賤

赤側者以赤銅爲其郭又謂之索綯錢

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

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

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

裴駰曰百官表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

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

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貢工大

姦乃盜爲之

附錄朱子綱目書法云自文帝五年除盜鑄令至今六十一年方禁私鑄

渾瑯王既降

漢

見上卷元狩元年

漢兵擊逐匈奴於幕北自鹽澤以東空無匈奴西域

道可通於是張騫建言烏孫王昆莫本爲匈奴臣後兵稍彊不可

復朝事匈奴匈奴攻不勝而遠之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瑯地

空無人蠻夷俗戀故地又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厚幣賂烏孫招

以益東居故渾瑯之地

張騫傳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同在汝煌祁連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

奪其地而大月氏又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而奪其國昆莫報與父怨西攻殺大月氏因留居爲烏孫國騫欲誘之復歸故地

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

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

人馬各二疋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曰爲齎之副而各令持節也道可便遣之他虜國齎既至烏孫昆莫見齎禮節

甚佑齎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爲夫人結爲兄弟

其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自以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徙齎留久之不能得

其要領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

諸虜國烏孫發譯道送齎還使數十人馬數十匹隨齎報謝因令

窺漢大小是歲齎還到拜爲大行後歲餘齎卒其所遣使通大夏

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西域凡

三十六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西域始通於漢凡三十六國其後分置五十餘國皆羌胡善且

末小宛精絕戎盧汗彌渠勒皮山烏托西夜諸犁子合依耐無雷難兜彌寶烏弋山離犁鞞條支安息大月氏大夏康居奄蔡大宛

桃槐休循捐篤莎車疏勒尉頭烏孫姑墨溫宿遷效烏鞏渠犁尉
犁危須焉耆烏食營離卑陸卑陸後國郁立師單桓蒲類蒲類後
國西且彌東且彌劫國山國狐胡車師前後王是也南北有大山
者南山在于窠之南東出金城與漢南山接北山在車師之北即
唐志所謂西州交河縣北柳谷金沙嶺等山是也中央有河者河
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窠南山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注蒲昌
海自于窠以西水皆西流逕休循焉耆大月氏安息等國而入于
西海蒲昌之水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西海之水東南合
于交河灤海○諾如支切音而 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
又音綽耗音孛屬音計窠音田 班志敦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陽關酒泉郡
接漢阨以玉門陽關 有玉門關關曰漢罷玉門關屯置其人於
且括地志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 西則限以蔥嶺 西河舊事
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 蔥嶺其山
高大上悉生 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窠合流東注鹽澤鹽澤
蔥故以名焉

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

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 鄯善亦曰樓蘭國怡杆尼城夫陽
關千六百里莎車治莎車城夫長

安九千九百五十里 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
○莎音接梭沙三替

王廷隨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

車師前王治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唐西

州交河縣是也疏勒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之道

北道西踰蔥嶺則出

大宛康居奄蔡焉

杜佑曰奄蔡後爲肅特國

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

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

匈奴西邊日逐王遣僮僕都尉

匈奴蓋以僮僕視西域諸國故以名官

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

焉耆治員渠城去長

安七千三百里危須治危須城在焉耆東百里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尉犁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南接鄯善且末

二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烏孫王既不肯東還漢乃於渾邪王故地

置酒泉郡

應劭曰其水如酒故曰酒泉師古曰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唐爲肅州宋白曰東南至長安二千九百里爾雅

酒泉郡

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後又分置武威郡

本匈奴休屠王所居地太初四

年分置武威郡唐之涼州卽其地

宋白曰東南至長安二千八百里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天子得

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諸使外國一輩

武帝元鼎二年三年

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齋操大放博望侯時

蕭資也操持也放依也言遣使

所將節幣大槩依遣博望侯時也

其後益習而衰少焉

師古曰以其申習故不多發人補註衰少者窮所齋

操減少耳師古謂不多發人不知人數之多少又在下文十餘及五六輩兩句另言之矣

漢率一歲中使多者

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宏農縣時樓船將軍

楊僕數有大功恥爲關外民上書乞徙關于東以家財給其用度

帝意亦好廣濶于是徙關于新安去宏農三百里 春正月戊子

陽陵圍火

補註陽陵景帝陵也

夏四月雨雹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

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

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

關東郡國十餘饑人相食 常

山憲王毋憂

弒景帝子

子勃剛坐憲王病不侍疾及居喪無禮廢徙房

陵班志房陵縣屬漢中郡宋白曰關中春秋防濟地漢獻帝改防爲房兼立房陵郡今爲房州後月餘天子

更封憲王子平爲眞定王眞定縣木關常山今分眞定縣晏秦城肥縣四縣爲王國以常山爲

郡於是五嶽皆在天子之邦矣華山嵩山在天子之郡南嶽在漢爲元狩元年濟北王獻太山及其有徙代王義爲清河王

邑今又以常山爲郡然後皆在天子之邦義文帝子代王參之孫子登之子清河王

秉孝景之子也無子國除徙代王王焉是歲匈奴伊穉斜單

子死子烏維單于立

戊辰元鼎四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詔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

土無祀則禮不答也師古曰答對也郊天而不祀地失對偶之義其令有司議立后土

祠於澤中園邱郊祠志有司議祠后土宜於澤中園邱爲五壇上遂自夏陽東幸汾陰班志

以陽縣屬左馮翊汾陰縣屬河東郡是時天子始巡郡國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

殺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汾陰雝上如清曰雝者河之東岸特堆壠長四五里廣二里餘

高十餘丈汾陰縣治雁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雁之北西流與河合師古曰雁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雁故以名云一說此臨汾水之上地本名鄆音與葵同彼鄉人呼葵音如誰故轉而爲雁字

耳故漢書儀曰鄆上補註后土祠在平陽縣北一十里○雁音誰

拜如上帝禮禮舉行幸滎陽還至洛陽班志滎陽洛陽詔曰祭地

冀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殫得孽

子嘉其封豨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爲周後故總言周子南君

春二月中山靖王勝薨勝景帝子樂成侯丁義義高祖功臣丁禮之曾孫班志樂成侯國屬南陽郡考異曰漢書郊祀志作樂成侯登按史記漢書功臣表當爲丁義今從史記漢書功臣表薦方士樂大

云與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誅文成得樂大大說大先事膠東康

王爲人長美言師古曰善爲甘美之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

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願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

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

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於神人於是上使驗小方圖旗旗白相觸擊

考異日封

神書郊祀志皆作恭獨史記孝武紀作旗按漢武故事云大嘗於殿前殿旂數百枚大令旂自相擊繡繡竟庭中去地十餘丈觀者皆駭然則作旗字者是也○旂與旌同繡音靡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

五利將軍又拜爲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夏四月乙巳封大爲樂通侯食邑二千戶賜甲第億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

如淳曰衛太子姊也

齎金十萬斤天子親如

五利之第使者存問共給相屬於道自太主將相以下

太主帝姑賣太主也

皆置酒其家獻遺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

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羽衣指羽毛為

衣也今道大見數月佩六印五利天土地土大通天道五將軍併樂通侯為六印貴震天下

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撻擊撻音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 六

月汾陰巫錦應劭曰錦巫名為民祠后土於魏睢甯于后土營旁師古曰汾睢本

魏地之墳故曰魏睢也營后土祠之北城覓地如鉤狀掇覩得鼎甬大異于眾鼎文

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以告河東太守太守以聞天子使驗問巫

得鼎無妄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如音曰以鼎從上行甘泉薦之宗

廟及上帝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 秋立帝山憲王子商為

泗水王泗水統淩泗陽于三縣本屬東海郡帝分為王國 初條侯周亞夫為丞相趙禹

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漢書音義曰文

無所枉害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察廉懷太子誣曰按律有無
害耶吏如今言公平吏與父曰持法者或以私意陷人謂之害故
責於文無害無害者取其爲人無害於行則可以爲吏矣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及禹爲少府
比九卿爲酷急至晚節吏務爲嚴峻而禹更名寬平中尉尹齊素
以敢斬伐著名及爲中尉吏民益彫敝是歲齊坐不勝任抵罪上
乃復以王溫舒爲中尉趙禹爲廷尉後四年禹以老貶爲燕相是
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尙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務
在得人心擲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
稅時裁闕狹與民相假貸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時不卽徵收也余謂闕謂征斂稍寬禁防疏闕之
時狹謂督促迫急之時闕時不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
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
繼屬不絕師古曰繼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繩索之相屬也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

初南越文王遣其子嬰齊入宿衛

南越王胡越盜文王嬰齊入宿衛見十七卷建元六年

在長安取邯鄲穆氏女

穆音鳩

生子與文王薨嬰齊立乃藏其先武

帝璽

趙佗自號南越武帝

上書請立穆氏女爲后與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

嬰齊入朝嬰齊尙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

懲之以用朝廷之法如內諸侯王

固稱病遂不入見嬰齊薨諡曰明王太子興代

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

師古曰姓安國字少季

是歲上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

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

百官表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八百石

勇士魏臣

等輔其決

師古曰助令決策也

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

班志桂陽縣屬桂陽郡唐爲連州桂

陽連山

待使者南越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

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

臣求內屬卽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

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

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

漢志諸侯王國二千石以上皆漢朝

所命諱得自置今賜南越丞相內史中尉太傅印使之比內諸侯也漢自文帝除內刑不用黥劓之法故亦令南越除之爲後呂嘉反張本。

上行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

上親郊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

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

札木簡之書小者也

曰黃帝得寶鼎是歲己酉朔

旦冬至凡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因嬖人奏之上大悅召問

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

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

泉也黃帝采首山銅

班志河東蒲坂縣有首山

鑄鼎於荆山下

班志馮翊郡德縣有荆山鼎

既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

師古曰胡頰頰下垂肉也頰其毛也。頰合上聲。頰丹平聲。

黃帝

上騎龍與羣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

頰。龍頰拔墜。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

頰。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誠

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爲郎。使東候神於太室。

師古曰太室山在潁川崇高縣是爲中嶽。

元鼎五年冬十月上祠五時於雍。遂踰隴

隴坻也在天水郡隴縣三秦記曰其坂九

曲上隴者七日乃越。心抵音底。西登崆峒

唐地理志控胡有岷州溢樂縣西岷州漢臨洮之。史記作空桐。正義曰空桐

山在原州平高縣西百里。補註。崆峒山在今平涼府城西三十里。

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

得食。惶恐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

補註。秦中。匈奴以收

河南地。謂之新秦。然則自長城以北朔方以南皆謂之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

亭徵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上又幸甘泉立泰祠一壇所用祠具

如雍一時而有加焉

雍有五時今闕夫一所用如雍一時之祠具也有加者加醴醑脯之屬

五帝壇

環居其下四方地爲醴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

說文醴祭酎也師古曰謂醴屬而祭

也○醴音

醉又音撫十一月辛巳朔冬至味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

夕月則揖

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臣瓚曰漢儀註郊泰時皇帝平旦出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

向揖月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師古曰春朝朝日秋暮夕月蓋常禮郊泰時而揖日月此又別儀其祠列火滿壇

壇旁享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又云甕有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

祠官寬舒等

表班太史令屬太常劉昭志秩六百石掌天時星歷凡國祭祀喪娶之事談卽司馬談也祠官掌祠祀之

官寬舒史

逸其姓請三歲天子一郊見詔從之南越王王太后飭治行

裝重齋爲入朝具

齋音資

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仕宦爲長

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尙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

有連

孟康曰：唐梧越中王自名爲秦王，連殺婚也。

其居國中甚重，得眾心，愈於王王之

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

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漢使者權謀誅嘉

等

索隱曰：志林云：介者，因也。欲因使者權誅呂嘉也。

乃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

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

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兒耳目

非是，卽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

就舍

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以自衛也。弟兵卽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縱音息，又音箇。

稱病不

見王，及使者陰與大臣謀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

不發。天子聞嘉不聽命，王太后孤弱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

爲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

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不

可天子罷參邾莊士故濟北相韓千秋

班志邾縣屬潁川郡史記正義曰今汝州邾城縣

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賈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終軍等軍少好學以辨博能屬文聞于郡中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異才召見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入關關吏子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

遊終不復傳還棄繯去後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

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繯生也及帝求使南越者軍自請受長纓必

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至是而死難死時年二十餘世謂之終童

寤既作亂乃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

術陽侯建德爲王

建德辟漢始封術
賜侯史蓋追書也

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

後越開直道給食

既古曰縱之令深
入然後擊滅之

未至番禺四十里

番禺南越
都○番禺

漢國
音馮

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爲

設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春三月壬午天子聞南越反曰韓千秋

雖無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爲咸安侯膠樂姊爲王太后首

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爲龍亢侯

班志龍亢
縣屬沛國

夏四月赦天下

丁

丑晦日有食之

秋龍興蝦蟇鬪

遣伏波將軍路博德

瓊濟要
略曰伏

波將巾者船涉江海

出桂陽下湟水

水經釋水出桂陽縣盧聚有出貞女峽合涇水東南過含

欲使波濤伏息也

涇縣南出涇浦關爲桂水山海經以涇水爲昏水徐廣曰涇水一名涇水出桂陽通四合稱誌桂陽卽今湖南之郴州○涇音匡

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湟水

應劭曰湟水出南海龍川西入峽水水經黃水逕桂陽之湟陽縣

而南有注瀧水補益彈章卽

今江西南昌府○湟音貞 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

離水

張曼曰嚴故越人降爲歸義侯史失其封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以爲名臣費曰伍子胥

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余據表無歸義越侯嚴零陵本屬桂陽帝分置郡唐爲永道二州離水班志出零陵縣屬海山

東南至廣

信入鬱水 甲爲下瀨將軍下蒼梧

嚴陵曰甲故越人韓漢者史失其姓臣瓚曰嚴廣也吳越謂之

瀨中民謂之噴伍子胥書有下瀨船蒼梧本越地帝始置郡有瀨水器唐語賀東端封之地補註蒼梧卽今廣西梧州府○瀨音賴

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遣別將巴蜀罪人發

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

往死南越天子下詔褒美式曰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今天下

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繻直道者也齊相驪行躬耕隨牧畜
蕃輒分昆弟更造不爲利惑日者北邊有警上嘗助官往年西河
歲惡率齊人入粟今又首奮雖未戰可謂義形于內矣賜爵關內
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是時列侯以百數皆莫
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
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

如淳曰漢儀
注王子爲侯

歲以黃金嘗酎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則
縣侯免國余據當時失侯者列侯王子侯共一百六人蓋不特王
子侯有酎金也○辛巳丞相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
刑音甫勃音核

丙申以御史大夫石慶爲丞相封牧邱侯時國家多事桑宏羊等
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而兒寬等推文學皆爲九卿更進用事事
不關決於丞相丞相慶醇謹而已 五利將軍裝治行東入海求

其師既而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
見其師其方盡多不售不售者無驗也坐誣罔腰斬樂成侯亦棄市 西

羌眾十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故安圍枹罕

故安縣屬涿郡西羌之兵安能至此當作

安故城志安故枹罕二縣皆屬隴西郡枹罕故罕羌邑宋白曰安故故城在蘭州南枹罕今河州治所

匈奴入五原

五原即秦九原郡市更名唐爲麟州宋白曰五原郡有五原所故名謂能游原之地于原青嶺原尙眞原黃龍也五原故城在今榆林縣界○尙音科嵐含虛切 殺太守

元鼎六年冬發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征西羌

平之 樓船將軍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陔

姚氏曰尋陔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口也○陔

音破石門

石門在番禺西北二十里郡國志呂嘉拒漢積石江中爲門因名石門

挫越鋒以數萬人

待伏波將軍路博德至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呂
嘉城守樓船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

燒城伏波為營師古曰設營遣使招降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

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樓船力攻燒敵驅而入伏波營中黎旦

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馬蘇宏得

建德越郎都稽得嘉孟康曰越中所自置郎也考異曰史記漢戈

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蕭注自

凡五世九十遂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

厓儋耳九郡南海唐廣州循州之地蒼梧註見上鬱林唐桂州鬱

之地杜佑曰南方夷人其足大指闊廣若竝足而立其指交故名

交趾劉欣期交州記曰交趾之人出南定縣足骨無節身有毛臥

者更扶乃得起山海經交胥國為人文腔郭璞曰驪靬曲廣相交

所謂摩題交趾也九真唐愛州之地日南唐驩州之地師古曰言

其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戶以向日者珠厓儋耳唐瓊管之地惠勃

日二郡在大海厓岸之邊出真珠故曰珠厓儋耳者種大耳其渠

率自謂王者耳尤緩下肩三寸發髮曰異物志二郡在海中東西

千里南北五百里儋耳之人鑿其頰皮上連耳厓分為數支狀如

羊腸累耳而下垂賢曰魯耳故城卽今歸州義倫縣西舊曰珠厓郡治郡去長安七千三百二十四里魯耳去長安七千三百二十五里見茂陵書補註鬱林卽今潯州府之桂平縣珠厓卽今廣東瓊州府之崖州魯耳卽今瓊州府之儋州○魯音歌耳音潭

師還上益封伏波封樓船爲將梁侯蘇宏爲海常侯都稽爲臨蔡

侯

徐廣曰海常在東萊

又封

越降將蒼梧王趙光爲隨桃侯史定爲安道侯

舉取爲膠侯

膠音寮

居翁爲湘城侯

考異曰凡此等封侯者年表皆有月日爲其先後難齊故盡附

於立功之處後多徵此

公孫卿侯神河南言見仙人迹緱氏城上班志緱氏縣屬

河南郡宋白曰漢緱氏縣故城在今縣東南二十五里春天子親幸緱

氏城視迹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

者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月乃可致也

上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官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 先是

帝將伐南越告禱泰一是春旣滅南越於是賽南越祠泰一后土

王與公卿議曰民閒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于是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

初馳義侯發南夷兵欲以擊南越且蘭君恐遠行

且蘭亦南夷種帝開爲縣屬牂牁郡

蜀國虜其老弱乃與其眾

反殺使者及健爲太守

健音堅又音乾

漢乃發巴蜀罪人蠶擊南越者八

校尉遣中郎將郭昌衛廣將而擊之誅且蘭及邛君苻侯

邛君邛都之君

苻侯苻都之君

遂平南夷爲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夜

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爲越

牂郡

越牂郡唐爲嶺州補註越牂郡即今四川建昌行郡司沈黎即今四川黎州安撫司

○嶺音嶺 苻都爲沈黎

郡報凌曰今蜀郡北部都尉所治本在都臣讀曰茂陵書冉駹爲 沈黎治苻都去長安三千三百二十五里唐爲黎州地

汶山郡應劭曰今蜀郡岷山水冉驪地宣帝地節四年省岷山郡

并蜀今茂州諸羌之地是也華陽國志汶山南接漢嘉內

接涼州酒泉北接陰平皆其地也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高祖

武都郡唐爲梓州白馬活武都仇池志所謂天池大香括地志院

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氏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山上武都郡唐

附成武等州地補述武初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

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班志揭陽縣屬南海郡唐爲湖州以海風

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楊僕上書願便

引兵擊東越上以士卒勞倦不許令諸校屯豫章梅嶺以待命徐

曰梅嶺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案今豫章三十里有梅嶺在

法崖山當古驛道杜佑曰梅嶺在虔州虔化縣界括地志在虔化

縣東北一百二十八里稱武梅嶺即大庾嶺在南安府西南二十

里稱高嶺有接南嶺初嶺路峻阻唐張九齡開鑿新路兩壁峭

立中途世夷其上多梅故名梅嶺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乃遂反發兵距

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索隱曰案今

資白田縣地

里接香陽界地名白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當閩越之京道劉詢曰武林在蒼梧益陵縣界附分益陵郡武林縣屬永平郡唐置興州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武陽共王子生附金失侯故書曰故侯弗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自稱

武帝上欲復使楊僕將爲其伐前勞以督救賁之曰將軍之功獨

有先破石門尋陬非有斬將舉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

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呂嘉得以東

越爲援師古曰以僕不窮追之故令得以東越爲援也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

念其勤勞而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

過也師古曰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爲主爵都尉又爲樓船將軍并將梁侯故爲三組組印殺也失期內顧師古

日言顧思以道惡爲解是四過也問君蜀刀價而陽不知蜀刀蜀

刀師古曰蜀挾僞干君師古曰干犯也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蘭池宮在渭

如造日本出軍時欲使之闕池宮而不至謂其闕池在西安府咸陽縣東二十五里秦始皇引渭水爲長池築蓬萊山刻石鯨魚又建宮池上名曰闕池宮

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

率眾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

出句章

唐志句章縣屬會稽郡史記正義曰句章故城在越州鄞縣西一百里蒲越句章故城有二一在甯波府鄞縣西南

四十里道遠鄉一在甯波府慈谿縣西南十五里山渡東若邪山在紹興府東南四十五里浮海從東方往樓

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以越侯爲戈船下瀨將

軍出若邪白沙

若邪時屬會稽山陰縣界今之若邪溪在越州東南二十五里曰五雲溪補註若邪溪在紹興府城

與鏡湖合以擊東越 博望侯旣以通西域尊貴其吏士爭上

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古師

曰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請爲使者卽聽而遣之

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爲具備人眾

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尖指天子爲其習之

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

師古曰言其申誓不以爲難必當更求充使令立功以贖罪復求

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

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

官賚物

師古曰言所齎官物竊自用之同于私物

欲賤市以私其利

師古曰所市之物得利多故不盡入

也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

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

度漢兵遠

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

車師小國當空道

漢出西域有兩道南道從樓蘭北道從車師故二國當漢使空道師古曰空卽孔也

攻劫

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遮躒之使者爭言西域皆有

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

原二千餘里至浮沮井而還

浮沮匈奴中井名出軍時期賀至浮沮井故以爲將軍之號下匈奴將軍

其義
類此
匈奴將軍趙破奴將馮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制河水而還

臣瓚曰匈奴河以斥逐匈奴不使遮漢使皆不見匈奴一人乃分水次令居千里

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應劭曰敦大也煌盛也張掖昆邪王所居地唐爲甘州敦煌唐爲沙州考

異曰漢書武紀元狩二年薄邪王降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分置張掖敦煌郡而地理志云張掖酒泉郡太初元年開武

威郡太初四年開敦煌郡後元元年分酒泉置今從武紀徙民以實之是歲以齊相卜式爲

御史大夫式既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臣瓚

作鐵器民患價貴或強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上由是

不悅卜式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勸上封

泰山上感其言會得寶鼎上乃與公卿諸王議封禪封禪州希曠

絕莫知其儀而諸方士又言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漢書作古黃不死之名

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

元鼎六年元封元年

上卽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

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兒寬寬曰封泰山禪

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於經臣以爲封

禪告成合祚於天地神祇李奇曰祚開散合閉也開明於天地也

是祭禳之義合祚者合祭也惟聖王所由制定其當師古曰當猶中也非羣臣之所能

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人自盡師古曰所言不

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

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上爲封禪祠器以

示羣儒或曰不與古同於是盡罷諸儒不用上又以古者先振兵

釋旅然後封禪

元封元年應劭曰始封泰山故改元冬十月下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

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率躬秉武節首十二部將軍親帥師

焉乃行自雲陽

瓊志雲陽屬左夷胡

北歷上郡西河五原

元朔四年置西河郡其地自汾

石州西北至塞下

出長城北登單于臺

杜佑曰單于臺在雲州雲中縣西北百餘里

至朔方臨

北河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

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

師古曰主

客主接請客者也見者謂引見郭吉於單于者

而留郭吉遷之北海上然匈奴亦誓終不

敢出

音

上乃還祭黃帝冢橋山

應劭曰橋山在上郡陽周縣治陸黃帝冢在延安府中部縣治

北即橋陵也

釋兵須如

須如地名考異曰漢書作涼如今從史記

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

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思慕葬其衣冠上歎曰吾

後升天羣臣亦當葬吾衣冠於東陵乎

東陵謂茂陵也在長安東故曰東陵

乃還甘

泉類祠太一

師古曰類祠謂以事類而祭也

止以下式不習文章貶秩爲太子

太傅以兒寬代爲御史大夫

漢兵入東越境東越素發兵距險

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樓船將軍卒錢塘軼終古斬徇北將軍

班志錢唐

縣屬會稽郡師古曰載姓終古名

故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

陽越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眾降

據東越傳吳陽先在漢漢使歸餘

善餘善不聽及漢軍至陽以邑人攻越善於越衍侯者

上封終古

爲禦兒侯

孟康曰禦兒越中地今吳南亭是也國語曰吾用禦兒臨之宋祁註云禦兒越北縣今嘉興史記正義曰禦今

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

陽爲卯石侯居股爲東成侯敖爲開陵侯

又封橫海將軍說爲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爲繚婆侯夷越降將多

軍爲無錫侯

卯石侯功臣表作外石東成作東城開九江郡開段侯國屬臨淮郡按道功臣表作安道索隱曰繚婆縣

名橫海校尉繚婆其王子海常侯福也坐法失

上以閩地險阻

後以今功封繚婆侯無錫縣屬會稽郡○安音行

數反覆終爲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閒遂虛其地

春正月上行幸緱氏

考異曰封禪書郊祀志作三月儀禮祭中書武紀及荀紀皆作正月今從之

禮祭中

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祈歲者三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

言乃下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獵駘庶

庶音標

見夏后啟母石

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鴈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

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爲之

奉邑

爾雅滌南子云啟夏禹子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治洪水通

轅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鑄閭故魯乃來禹跳石誤中

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止上遂東巡海上

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乃益發船令言

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

東萊東萊春秋萊子之國高祖置萊郡唐爲登萊二州之地

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

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

公鄒氏曰鉅公天子也

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

以爲仙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閒使求神仙人以千數師古

日閒微也隨

夏四月還至奉高

奉高泰山郡治所舊誌奉高卽今齊南府之泰安州

禮祠地

主於梁父

地主人神之一也

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紳射牛行事

續漢志委

豹皮弁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盆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

母垂股之章甫者也委說以阜絹爲之皮弁以鹿皮爲之沈約曰

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紳帶也長三尺天子有事必自射牛示說殺也今採此禮以爲封

封泰山下東方

考異曰武紀癸卯上還登封泰山二癸卯自海上還乙卯至泰山行事也

如郊

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

子獨與侍中奉車都尉霍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

陰道

山北爲陰丙辰禱泰山下陟

師古曰陟者山之基是○陞音止

東北肅然山如祭

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尚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茅三脊爲神

籍補註封禪書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孟頫曰所謂靈茅也禹貢包匭菁茅蔡氏傳曰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

酒之用。五色土益雜封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

應音微。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瑋志明堂在奉高南四里臣

於所封之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瑋曰郊祀志初天子封泰山泰

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則此羣臣更上壽頌功德詔曰朕以眇

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於禮樂故事入神遭天地况

施應劭曰况賜也施與也言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臣瑋曰聞呼

也震於怪物欲正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禮肅然禮

與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爲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

高蛇邱歷城梁父博與蛇邱屬泰山郡博縣有泰山民田租逋賦

皆貸除之無出今年筭賜天下民爵一級又以五載一巡狩用事

泰山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上乃止會奉車霍子侯暴病一日死子侯去病子也上甚悼之乃遂去竝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先是桑宏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宏羊作平準之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漚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踴

至是天子巡狩郡縣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宏羊又請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山東漕粟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宏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時小早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宏羊天乃雨

司馬遷平準書曰漢興接秦之弊作菜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濟民無賦益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

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于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孝文孝景清淨恭儉寵養天下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償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紬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

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貫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率百姓抗弊以巧法賂賂衰耗而不贖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靈貨殖傳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自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眇讀作妙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誨教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蘆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

江南出枬梓

枬音音附

薑桂金錫連

連音之未煉者

丹沙犀玳瑁

玳音代珠瑁音味

璣齒革龍門礪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

出碁置

山出碁置單承上銅鐵而言山之出銅鐵者千里之內甚多如碁之布子也

此其大較也皆

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

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甯有政教發徵期會哉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

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

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

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隘少此四者

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

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營邱

地渴鹵

渴音尺又音鵠又音昔

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

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閒敝
衽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袞管子脩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之
君是以齊富疆至于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
知榮辱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
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
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
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穰穰穰穰
記作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
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

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于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爲邠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

舊以居雍隙隴爲句思謂隙字當屬下句隙者窺

取之意蓋乘其貴賤之閒隙而爲賈也

獻孝公徙櫟邑

櫟音

櫟邑北卻戎狄東通

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

沃野地饒厄蕞

厄卽扼子

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粵

滇音黠粵音白

輿僮西近邛笮

笮音

則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

褒宴綰穀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

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
險唯京師要其道故中關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

十三然量其富十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

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

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

平陽西賈秦狄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

矜矜音伎伎音好氣任俠爲盜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

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羈縻不均羈縻音自全晉之時固已

患其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

陳椽其閒得所欲陳椽索隱註云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

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邱紂淫地餘民民俗懷急懷音仰機利

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

姦冶多美物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

跕音蝶帖二聲

游媚貴富人

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

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

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

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

踔音卓捉綽鈔五聲

人民稀數被寇

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部烏桓

夫餘東綰貉濊朝鮮真番之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秦

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

綵布帛魚鹽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

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

之風也其中具五民

五民者五方之民也

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

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齷

齷音錯齷音錯

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

饒地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鴟

溝以東芒碭以北屬鉅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

作游成陽舜漁于雷澤湯止於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

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

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

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

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

僮取慮二縣皆在下邳

則清刻矜已

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荆繪以北俗

則齊

胸縣繪縣與齊同俗故曰俗則齊胸音勑繪音情增二聲

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

春申王濤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
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
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
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於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
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
然草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也更費也九疑蒼梧以南至儋

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

璠瑁果布之湊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樸猶有先
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

關鄖關

鄖音

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

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

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同往往出鹽大體如

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陌

贏蛤

隋音勝

不待價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皆窳偷生

此音子

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餒之人亦無千金之

家沂泗水以北立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患民

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

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繅由此觀之賢人深謀于廊

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

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

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搃旗前

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

埋劫人作姦掘塚鑿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

禁走死地如驚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

琴

揆音夏

揆音

揆長袂揆音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

者奔富厚也游閒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

獵犯晨夜冒霜雪馳坑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

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

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

者沒于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

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居之一

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

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

租稅歲率戶二百

律

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

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

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美好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

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瓚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

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

濟之閒千樹萩

萩音

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

及名國舊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干畝后茜千畦薑韭

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

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

歲時無以祭祀進醊飲食

醊音劇具

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

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此其大

經也今治身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嚴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秋有星孛於東井

晉天文志東井入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又曰東井雍州分

後十餘日有星

孛於三台

天文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二台

望氣王朔言侯獨見填星出如瓜食

頃復入

填星土星也填當作鎮

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仙古曰德星卽填星也言天以德星報於帝

齊懷王閔薨無子國除 淮陽太守汲

黯卒黯字長孺好游俠任氣節內行修潔居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而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以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故不得久立于朝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終